

機械旋轉效能： 拉薩、加德滿都、達蘭薩拉的轉經筒墊圈觀察研究*

Trine Brox

哥本哈根大學
跨文化與區域研究學系

彭衡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
與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候選人

Kirsten Skov Vang

哥本哈根大學
跨文化與區域研究學系碩士

轉經筒是藏文化中極為突出的宗教物品之一，其結構由神聖與普通物件共同組成，核心是實現關鍵「經咒」的閱讀動作。本研究聚焦於轉經筒元件中的「墊圈」，探討其因機械化重複旋轉而逐漸磨損至失去實用功能的過程，從而分析轉經筒的機械技術如何為損耗後的舊墊圈賦予新的宗教價值，即機械旋轉創造出的「效能」。透過對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三地的實地觀察與深度訪談，本研究揭示了磨損後的非功能性墊圈所經歷的豐富且獨特的生命歷程。在藏文化中，這些舊墊圈被認為在長期使用過程中積累了無量的功德、好運與祝福。因此，當墊圈因持續旋轉而磨損耗盡後，藏人不會將其隨意丟棄，而是透過回收、交換、出售、捐贈、改造、保存、火化或埋

投稿日期：2024年10月22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5年7月1日

*謝辭：本文是Velux Fonden支持WASTE: Consumption and Buddhism in the age of garbage「棄物：垃圾時代的消費與佛教」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基金編號：34934）。

作者貢獻說明：Trine Brox：概念化、調查、方法論、寫作——初稿準備、審閱和編輯；彭衡：通訊作者、數據整理、調查、寫作——審閱、編輯、翻譯；Kirsten Skov Vang：數據整理、調查、寫作——審閱和編輯。

葬等多種方式，賦予其新的生命意義。這不僅體現了藏人對物品循環利用的智慧，更彰顯了其對精神價值的深刻理解。

關鍵詞：轉經筒，墊圈，拉薩，加德滿都，達蘭薩拉

一、導言

宗教的廣泛傳播需以技術為基礎。那麼，何謂技術（technology）？技術已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抽象範疇，涵蓋了極為異質的專業知識、器物 and 實踐；從媒介工具到各專業知識領域的應用，乃至於被視為先進與現代之抽象物類別，如太空梭與機器人等。然而，技術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並未受到廣泛探討，因為二者通常被視為不同範疇。正如傳播學者Stolow（2013: 2）所言：「在日常語境中，『宗教』一詞通常指涉儀式表達、倫理推理、情感及信仰等無形領域，而『技術』則指向物質附屬物、機械操作和專業知識，即在人類對自然和社會有形領域採取行動時使用的工具和方法。」儘管如此，新興的技術和宗教研究領域已不斷揭示了二者之間的依存性，並提供眾多例證說明人們如何將各種形式的技術作為實踐宗教的重要部分。例如，佛教在日本（Rambelli 2016）和中國（Kieschnick 2003），印度教、耆那教與錫克教傳統（Knut and Myrvold 2018），以及基督教在歐洲（Mumford 1934; Stolow 2013）的實踐，皆可見技術與宗教的緊密關聯。Stolow（2013: 5）精闢地論述了宗教為何依賴於技術，他指出：

技術——從廣義上理解，包括材料、技能、工具和專業知識——構成了定位、操作以及嵌入式和體現式知識權力的框架與網路。若缺乏這些技術媒介（mediations），宗教的思想、經驗和行動就無法存在，即使這些媒介被以超越性、直接性（或一種未經媒介的超越性）之名義被貶低或壓制。

Stolow在此談及「媒介」的必要性，這是一個常用於技術與宗教研究的概念框架，其中技術被視為媒介。與宗教相關的媒介技術研究包括：探討網際如何成為傳播宗教的有力工具（Grieve and Veidlinger 2017），以及網路如何形塑宗教實踐與信仰方式（Travagnin 2020），其他例子還包括五旬節教會使用錄影佈道（Meyer 2012），與電視治療（Stolow 2013）——這些媒介技術將信徒的身體與聖靈連結起來。此外，還有眾多研究探討「使宗教得以具體呈現」的裝置、主體、器物、文本和圖像（Meyer 2012: 7）。

本研究核心論點——宗教的廣泛傳播必然以技術為媒介，因所有宗教器物皆屬技術載體——在當代物質宗教研究領域具有堅實的學理依據。此立場著重闡釋宗教修行常透過物質技術形態實現仲介化、具身化與情境化，從而反對精神和物質二元對立的傳統認知框架。本研究受宗教研究「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啟發和支持，該學派明確指出此種取徑「與早期將宗教與物質性置於『精神』與『物質』對立範疇的理解形成鮮明對比」（Meyer et al. 2010: 209）。以宗教物質文化研究著稱的David Chidester（2014, 2018）便力證宗教始終與物質文化存在共生關係。其研究揭示了神聖性必然且持續地植根於物質實踐過程，甚至論證出表面世俗技術與流行媒體發揮宗教功能。Birgit Meyer（2005, 2008, 2012）關於宗教媒介的系列研究亦佐證了我們的主張，即宗教的廣泛傳播需以技術為基礎。她強調宗教修行始終需透過圖像、聲音、文本、建築等感官性、物質性和技術性的形式進行傳遞。這些研究不僅支持本文「去技術化的宗教僅是抽象概念」的論斷，更提供了將技術視為宗教體驗構成要素的理論話語體系。

本文所討論的技術「藏傳佛教轉經筒」，亦可被解讀具有此類媒介功能，但我們想強調並補充的是，轉經筒如何被視為一種可以產生特殊效能的技術。轉經筒被Brox（2022）稱為「效能技術」（efficacious technology），因為它被用來做機械運動以產生功德、祝福和好運。在本文中，我們主張藏傳佛教修行者相信功德、祝福和好運能夠被積聚並儲存於轉經筒的其中一個組件，即墊圈之中。

因此，遵循Brox（同上引）的觀點，我們將從媒介視角轉向效能的生產、累積和儲存，為這一新興的技術與宗教研究領域作出貢獻。這種效能是有效勞動的副產品，擁有物質性結果，並引發了一系列特定的實踐，包括回收、交換、再利用、升級改造、儲存、火化與埋葬等。我們首先梳理這項技術的歷史，揭示轉經筒簡單的技術結構，並解釋它為何被認為具有效能，以及修行者如何理解蘊含於墊圈上的效能。然後，我們從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¹三

1 駐點觀察分工：彭衡負責駐點拉薩，Kirsten Skov Vang負責駐點加德滿都，Trine Brox負責駐點達蘭薩拉。

地的觀察與對話為基礎，從三條轉經道及其附近集市開始，展開分析。我們選擇這三個田野點，是因為這些地方不僅擁有大量的藏族人口，同時也是重要的朝聖地，吸引著眾多對藏文化，尤其是對藏傳佛教感興趣的訪客。這樣的選擇使本文能夠展示藏傳佛教實踐的多樣性，並避免將這一活躍的宗教進行本質主義的簡化。此外，多點田野調查對於研究一個從未在其他地方被描述過的現象（據我們所知）——墊圈，在效能技術中的意義與轉變尤有價值。這意味著研究者能夠在不同的情境中追蹤這一先前未被記錄的現象，揭示其傳播與變異，並彌補單點研究方法無法捕捉研究物品複雜性的缺陷。

本文探究了藏傳佛教的轉經筒，尤其是其中的墊圈，展示墊圈因轉經筒的機械旋轉而被消耗，並在失去作為間隔物的功能後，產生各種有趣且多樣的生命軌跡。我們認為，這些不同軌跡揭示了墊圈是如何因轉經筒的旋轉而磨損，並因此獲得新價值，從而提供了一個例證，說明技術能夠超越其機械工作，產生更廣泛的效能。同時本文將揭示，基於價值認知與使用方式的考量，此等機械效能如何促使耗損墊圈衍生出特殊的實踐。

二、歷史視角下的技術

關於轉經筒技術的歷史記載極為稀少，但學界普遍認為其歷史可追溯至數百年前。儘管手持轉經筒被認為是西藏的發明（Martin 1987: 16），但關於轉經筒的起源——即以可容納和旋轉文字的設備形式出現的技術——究竟源自中國還是印度，學界仍存在分歧。²中國歷史上有類似裝置的先例，例如澳門旋轉八角圖書館，這很可能是轉經筒的前身。該圖書館類似一座亭子，內部能夠容納整部漢文大藏經（Eubanks 2010; Goodrich 1942）。亭子的八面均設有槓桿，推動槓桿可使整個圖書館繞軸旋轉。中國文獻中自8世紀中葉起便有關於旋轉書櫃的記載，且有充分證據表明，旋轉圖書館早在11世紀便已存在於中國，而這大概率是因為10世紀末印刷術的發展使佛教典籍被大量複印成為可能

2 Goodrich (1942) 和 Winder (ND) 相信轉經筒來自中國，而認為源自印度的支持者有 Ladner (2000) 和 Schopen (2005)。

(Goodrich 1942: 137)。然而，正如Martin (1987) 和Schopen (2005) 所提醒的那樣，這並不能證明在此之前它們並不存在。一些學者認為，這些圖書館體現了佛教的物質文化從中國傳播到印度的路徑，而非如佛教從印度出發的常見亞洲傳播路線 (Eubanks 2010; Goodrich 1942)。此外，旋轉圖書館的其他形式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均有出現，但為何存放佛教經書的裝置需要被旋轉？

僅有少量研究討論了這些旋轉裝置的目的。Brox (2018) 曾在研究中提及，存在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觀點認為，建造和使用僅僅是為了存放佛典。Winder (1992: 52) 提供了一份西元836年的手稿證據，該手稿描述了中國東部蘇州南禪寺中有旋轉書架，該書架設有制動裝置，可用於停止轉動，以便從書架的某個部分取出書籍，因此，旋轉的目的是方便拿書。³另一種解釋認為，旋轉書架是佛教修行的一部分，通過誦讀其中所儲存的經文來累積功德。Schopen (2005: 348) 認為，誦讀佛經或許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諸多佛教徒看來，誦經是產生功德（梵文：puṇya；藏文：བསྐྱེད་ནུས་པ།；威利⁴：bsod nams/）的重要修行，而功德是以善行為基礎，本身就被認為吉祥。一份11世紀的印度銘文提到一種機械裝置，這是一種內藏《般若波羅密經》（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的書架，僧人維普拉斯裡米特拉（Vipulaśrīmitra）勤勉地旋轉著它。銘文稱：僧人的勤勉得到了業力功德的回報。Schopen（同上引）認為，《般若波羅密經》對於我們熟知的手持轉經筒來說，篇幅過長，無法放入其中，但又不足以填滿類似中國八角亭那樣的整個圖書館。據此，Schopen（同上引）推測它可能是藏式手持轉經筒的前身形式，即一種特殊的印度發明。畢竟在11世紀，建造並旋轉這樣一個可以持續轉動經文的書架本身，就可被視為一種功德。因此，Schopen（同上引）指出該書架建造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儲存經文，而且是在進行一項累積業力功德的宗教善行。

綜上所述，關於藏式手持轉經筒的前身功能，歷史資料指向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儲存佛教典籍，另一種則與當代藏文化地區轉經筒的使用方式相

3 實際上南禪寺在無錫市，並非Winder所說的蘇州市。

4 威利轉寫（Wylie transliteration）是一種藏文轉寫系統，由特瑞爾·威利（Turrell V. Wylie）於1959年精煉原有方案形成，該系統僅使用26個基本的拉丁字母，無需添加額外字母或變音符號。

符，即通過旋轉佛教經咒以累積業力。當然，藏人將轉經筒改良為掌上型，提高便攜性，這點也十分重要，因為它使經咒的存儲和業力的積累，能夠與藏族本土宗教「苯教」中流行的轉經修行方式相結合——得以同時實踐存經、積業與外出轉經的儀軌。這一點在本文後續的三地轉經道田野觀察中得以體現。

（一）轉經筒技術

歷史學家Mumford（1934）指出，儘管在自然界中圓周運動較為罕見，但旋轉卻是成熟機械執行的最有用和最頻繁的操作之一。藏傳佛教的轉經筒便是這種技術的典型示例，我們將其定義為一種機械旋轉神聖文本（sacred text）的技術（Brox 2022a）。它是一種節省勞力的優化技術，能夠重複旋轉神聖文本以產生功德、祝福與好運（同上引）。因此，同其他技術一樣，它是一種「為達到目的而設計的物質手段」（Agar 2020: 381）。

在Mumford（1934）的技術史巨著中，轉經筒僅被一筆帶過：西方的僧侶發明了時鐘，而東方的僧人發明了簡易轉經筒。轉經筒無論作為技術亦或實踐，都未受到太多學術關注。原由可能在於它是一種使宗教活動機械化的簡單裝置，而這在歷史上往往被輕視。對外界而言，轉經筒被描繪為一種使祈禱機械化與自動化的工具。例如，歷史學家White（1960）稱為「機械化的虔誠」，其他人則將其視為一種使文盲能夠「閱讀」神聖文本的裝置。⁵這種對轉經筒居高臨下的態度，並非是針對該物品，而是對宗教領域創新技術的普遍姿態，正如Stolow（2013: 2）在歷史背景下討論宗教與技術的結合時指出，人們有一種「對機械操作的輕視」。Stolow（同上引：11-12）對這種普遍的蔑視感到擔憂，他認為：「在日常用語中，『技術』（technical）一詞指的是冷靜、無私、甚至『無靈性』的活動領域。技術操作不應有任何『意義』，它們只是在工作（是我們人類為其賦予了『詩意』）」。考慮到這一點，或許就不難理解為何轉經筒在學術界受到的關注如此之少，儘管它在藏文化中的具有標誌性意義。⁶

5 關於這種「閱讀」觀念的例子，見Landor（1905: 144）。關於「閱讀」佛經的討論，見Eubanks（2010）和Brox（2018）。

6 關於大乘佛教中轉經筒的歷史和實踐，請參閱Schopen（2005）、Martin（1987）、Winder（1992）和Wright（1904）。此外，還有一本由土丹索巴仁波切和Lorne Ladner合著的書籍，介紹了瑪尼珠的製作和日常佛教修行方法，Lorne Ladner多年來一直在收集和製作瑪尼珠（Ladner 2000）。有關當代轉經筒的討論，請參閱Brox（2018, 2022a）和Jam dbyangs skyabs（2023）。

轉經筒構造簡單，幾乎不需要任何專業知識，似乎任何人都能製作。這是一種經過開發與改造的技術，旨在利用不同的動力來源來執行旋轉這一簡單功能。傳統上，藏人將水、風、火與土這四種元素視為旋轉的動力來源。水式轉經筒配有槳葉，安裝在溪水或河流上方；風式轉經筒則設有風杯以捕捉風力；火式轉經筒由蠟燭或壁爐的熱能驅動；地式轉經筒則是放置於地面的圓柱體，通過拉動繩索、撫摸輪面或推動曲柄來啟動。然而，最常見的是掌上型轉經筒（圖1），只需手部輕微動作即可轉動。它由一個旋轉的鼓筒組成，該鼓繞著插入手柄的棍子旋轉，鼓側面繫有一條帶有重球的鏈條或繩索，當鼓繞軸旋轉時，球會產生離心力。這種「重球與鏈條調速器」使轉經筒能夠在初始驅動力之外持續旋轉（Martin 1987:16）。有些轉經筒的鼓筒在墊圈上旋轉，有些則使用滾珠軸承。作為一種旋轉神聖文本的機器，無論是機械化（通過重球與鏈條調速器的結構）還是自動化（通過風、熱或水），轉經筒的發明對藏傳佛教的傳播都具有開創性意義。



圖1 手工製作的手持轉經筒
（攝影：Trine Brox於哥本哈根，2023年6月）

轉經筒的藏文稱呼有三種：ཁོ་ལོ་（威利：khor lo/）意為輪或轉、ཆོས་ཁོ་ལོ་（威利：chos 'khor/）意為法輪，和 མ་ཉི་ཁོ་ལོ་（威利：ma Ni 'khor lo/）意為瑪尼輪。漢文裡常用的「轉經筒」或「轉經輪」是對上述三詞的綜合翻譯，即囊括轉動、經文、筒制三種意思。英文翻譯為prayer wheel，雖為西方廣大讀者所熟

悉，卻屬誤譯。因為當轉經筒重複轉動時，其直接目的並非祈禱，而是透過「轉」這一重複行為去讀文本，即閱讀經文或咒語。⁷轉經筒的發明是為了優化念誦，加速功德、祝福和好運的產生，因為每一次轉動都被認為是對其中卷軸上所有經咒的一遍念誦。所藏卷軸通常是一個重複抄寫的咒語（神聖音節）（sacred syllables），最常用的是觀世音菩薩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梵文：oṃ maṇi padme hūṃ；藏文：ཨ་མ་ཎི་པདྨེ་ཧཱུྃ；威利：oM ma Ni pad+me hU~M'）。在藏文語境中，該咒代表崇高的慈悲，可化身為 བྱམས་རས་གཟིགས།（威利：sphyan ras gzigs/），也就是梵文中的Avalokitesvara和漢文裡的觀世音菩薩。通常，轉經筒轉一圈，等於念誦十萬遍「唵嘛呢叭咪吽」，這使得轉經筒成為一種產生功德、祝福和好運的效能技術。作為藏族「日常宗教」（everyday religions）（Ammerman 2007）的一部分，手持轉經筒的使用在年長藏人中尤為普遍，他們在轉經路上和家中都經常用此修行。而宗教場所內立式轉經筒的使用，則可見於各年齡層的藏人。在三地的觀察和訪談中，轉經筒在老年人中最為流行，他們普遍利用轉經筒修行，認為它不僅對修行者本身，而且對附近的其他生靈都能產生巨大的功效。⁸

通過對藏文電腦字體、超薄紙張或微縮膠片，自動化以及電力、電池和太陽能等新能源的使用，創新技術完善了轉經筒。技術的進步還使經咒得以清晰無瑕的微型複製品形式而呈現，讓轉經筒能夠容納的經咒數量遠超以往。例如，微縮膠片技術使得整個108卷的藏譯佛典《甘珠爾》（藏文：བཀའ་འབྲུག་；威利：bka' 'gyur/），以及225卷附有注釋的《丹珠爾》（藏文：བསྟན་འབྲུག་；威利：bstan 'gyur/），這些傳統上需要佔據整個佛殿或寺廟牆壁的文本，得以濃縮至一個手持轉經筒之中。如今，已有生產轉經筒微縮膠片的廠商提供按公尺計價的佛經和咒語。總部位於美國的「Buddhist Microfilm」公司，便出售用於轉經筒的微縮膠片卷軸，如長達610公尺，包含541,728,000遍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語卷軸。此外，現在已有採用太陽能、電力或電池作為動力來源的轉經筒。

7 藏傳佛教中，「經」是佛陀證道後由弟子阿難複述並經其他阿羅漢確認的教法，「咒」是佛菩薩在禪定中發出的密語。每部經文常含一個咒，咒是經的精髓。

8 在佛經中也是這樣描述轉經筒修行的功效，見Martin（1987）和Ladner（2000）。

其中一些設備不僅能自動旋轉，還能發光並播放音樂、佛教儀軌或咒語。甚至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也能通過應用程式變成所謂的「轉經筒」。這些數位程式允許用戶通過使用設備進行圓周運動來模擬手持轉經筒，並記錄旋轉次數。每次用畢，程式會以數字形式顯示功德結果。一款在北京開發的數位轉經筒，可以通過滑動手機螢幕或搖動設備來操作，該應用程式甚至鼓勵用戶在Twitter或微博等社交媒體上分享他們的數字化功德和願望。

這些技術發展不僅提高了旋轉效率，還使轉經筒呈現出新形式，增強了便攜性。如今，轉經筒製作得小巧輕便，在朝聖和轉經時攜帶也無負擔。我們的多位受訪者分享，他們出門時會使用一個手持轉經筒，在家中放置另一個較大的轉經筒。新技術的發展甚至催生了轉經筒的全新設計，例如既可作為玩具，也可以用來修行的「指撚轉經筒」。此外，轉經筒還開始以戒指和首飾的形式出現，經文或咒語被刻在銀器上或嵌入飾品內部，保留了旋轉神聖文本的功能。

目前，在中國廣東、深圳、成都等城市，以及印度、尼泊爾和台灣地區的工廠或作坊中都開展著轉經筒的大規模生產，促進了該技術的進一步普及。正如宗教物品市場中存在著大量非宗教用途的商品（Williams-Oerberg and Brox 2020）。價格從人民幣幾元到數萬元不等。指撚轉經筒、嘛呢戒指和轉經筒應用程式可以作為佛教修行的工具，但它們同時也面向那些可能不認識或不尊重神聖文本，但出於某種原因購買這些器物的消費者。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的市場不僅銷售用於靈修的宗教物品，其本身也是宗教文化商業化和商品化的場所。雖然許多宗教商品，如轉經筒、佛像和念珠，被信徒香客使用於宗教修行，但它們也可能被出售給更廣泛的受眾，如遊客和非宗教人士。在這些市場中，宗教物品不僅是神聖工具，還被視為紀念品、裝飾品甚至時尚配件。這種多功能的定位使宗教商品超越了其傳統的神聖角色，模糊了靈性意義與物質消費之間的界限。可以說，這些市場一方面促進了藏傳佛教文化的全球傳播，同時也引發了關於宗教符號被挪用與脫離語境的問題（Jerryson 2020）。如轉經筒已被商品化，被用於經濟利益和文化交流（Williams-Oerberg and Brox 2020）。這種將宗教物品作為紀念品的新市場，以及它們因大規模生產而呈現的新形式，其事實也影響著轉經筒的零部件。

（二）墊圈

本文關注的是傳統手持轉經筒，其主體結構是一個圍繞軸承而旋轉的鼓筒，軸則插入手柄中（圖1）。鼓筒下方連接一截竹管，隨其轉動。竹管下方是藏人所稱的「dung」（藏文：དུང་།），將手柄與竹管分開，作墊圈所用。通常由貝殼製成，但我們也見過其他材料，如塑膠、金屬或牛骨。⁹本研究聚焦於由貝殼製成的墊圈，除了作為轉經筒的組成部分，支撐鼓筒旋轉外，墊圈本身也因這項技術的使用和影響而獲得了獨立的身份。

墊圈呈圓盤狀，略微彎曲，中間打孔後，便可安裝到軸承上。滾動的竹管邊緣會打磨墊圈，隨著時間推移，將墊圈分裂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可以從墊圈上分離出來的帶孔小珠子，另一個是剩下的較大外圈圓盤，即母片（圖2）。當一個墊圈不再有空隙可裝置於軸承上後，它就必須被更換。這種因磨損而導致的墊圈耗盡，是一些年長藏人受訪者持續使用轉經筒修行的主要動機之一。¹⁰在訪談中，三地許多年事已高，通常是家中老一輩的受訪者解釋，退休後或年齡大而不需要幹活後，用轉經筒修行變得容易，因為他們現在有更多的閒暇時光。相比之下，年輕一代沒有人參與此類修行。他們通常會將其歸因於家務和工作的壓力佔據了大部分時間，而無法抽空去使用轉經筒了。



圖2 轉經筒墊圈的不同生命階段
（攝影：Trine Brox於哥本哈根，2023年6月）

9 有關錢幣和犛牛角的用法，請參見Jam dbyangs skyabs（2023）。

10 本文對不同年齡層的群體關於轉經筒的使用進行了訪談，對使用者進行「老人」、「年長」此類描述是基於所有受訪人對使用轉經筒群體的年齡看法及用詞。

根據使用頻率和材料品質，我們的受訪者們通常需要花費一周或幾年不等的時間用完一個墊圈。儘管墊圈的客觀功能價值隨著每次旋轉而減少，但我們瞭解到，另一種效能相關的主觀價值卻得到了增加，因為墊圈製作出的小珠子可以被用作護身符或瑪尼珠（類似於念珠）（Brox 2025）。墊圈母片的用途則比較模糊，據瞭解，主要被遊客採購。在下文中，我們將介紹在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三地的重要轉經道上，人們使用轉經筒的情況，以及訪談人（大多數是藏族老人）分享的有關轉經筒墊圈的見解。我們將展示的是，一些年長藏人相信，墊圈通過機械化旋動修行後，得到了加持，因此他們認為被損耗掉的墊圈具有某種價值。

本研究將進一步呈現，拉薩、加德滿都與達蘭薩拉三地將轉經筒耗損墊圈作為神聖載體的特殊處置實踐，揭示神聖物品的流動與形塑過程的動態關聯。此項發現將不僅在物的生命史研究上擴展宗教物質種類，更呼應物質宗教學者Crispin Paine（2014）提出的「聖物流動性」（mobility of sacred objects）分析框架。Paine強調聖物透過跨場域流動進入不同社會關係網絡，其神聖性將意義重構，甚至可能被重新界定為廢物（waste）。具體到本文關注的轉經筒，我們發現其零部件墊圈，意義變遷既存在於物的不同生命階段，亦體現於遊客、藝術品商與佛教修行者等不同行動者的詮釋差異。當佛教徒將耗損墊圈從轉經筒上卸載並轉化為護身符時，其他人可能僅視其為無功能殘件，甚至因不能再用作墊圈而質疑殘片是否仍有價值。此種斷裂恰印證「廢物研究」（waste study）強調的「破損狀態實為社會動態建構範疇」之核心論點（Reno 2018; Thompson 1979）。本研究揭示，當廢棄物承載神聖性時，將衍生出基於神聖價值維繫的特殊照護實踐。此類案例可歸類為「神聖廢棄物」（sacred waste）的研究範疇（Stengs 2014）。

依據文化人類學家Irene Stengs的說法，「神聖廢棄物」指涉因消費、破舊、破損和鉅大損壞產生的殘餘物，在使用過程中保有特殊連結而被聖化。Stengs的研究案例包含因頻繁撫觸導致頁皺、撕裂或褪色的《古蘭經》抄本，儘管此類破損聖物在物理狀態上符合廢棄物定義，卻因持續承載道德、情感與宗教多重維度的神聖性連結，仍被賦予不可褻瀆的價值。華人文化素有敬惜字紙傳統，歷史上對字紙儀式般土葬和火化的處理方式，與古人認為文字具有神

聖性和崇高性相關，也被引申看作是古人對資訊的崇拜（桑良至 1996），亦是神聖廢棄物需要被特殊對待的例證。神聖廢棄物被賦予價值，因而需要「強制對其進行儀軌式處置」（Stengs 2014: 235）。具體可見於照護實踐的儀式化和處置路徑的神聖化，如決定是否需通過火供、水淨、瘞埋甚或內服等宗教儀軌進行處置（參見Brox 2022b; Myrvold 2010; Triplett 2017）。當然，並非所有耗損宗教物品都會得到強調其自身神聖性的儀軌式處理，也可能會被作為看重經濟價值的流通商品，或成為展示於博物館去神聖性的象徵符號（Paine 2013; 廖靜如 2006）。據此反觀本研究的轉經筒磨損墊圈，若其被視為神聖物質載體，理論上應可被預期相似的儀式處置。下文將透過拉薩、加德滿都與達蘭薩拉的田野觀察，驗證此理論預設與實作現況的契合度與文化變異性。

三、參地觀察與分析

（一）拉薩（Lhasa）

拉薩坐落於青藏高原的心臟地帶，平均海拔約3,650米。這座城市以其悠久的宗教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聞名，是藏傳佛教作為生活化宗教的典範。拉薩擁有約86.78萬名常住人口，其中70.16%為藏族。¹¹這裡不僅是藏人朝聖的中心，也是世界各地遊客和學者探索藏傳佛教文化的必訪之地，2023年拉薩共接待遊客超過3760萬人次。拉薩的街道上遍佈各式各樣的商店和攤販，販售著與藏傳佛教相關的器物，這些物品不僅是宗教修行的工具，也是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清晨，成千上萬的藏人沿著以大昭寺和布達拉宮為中心的轉經道虔誠地轉圈，他們手持轉經筒，口誦六字真言。

許多拉薩的藏族老人有兩個轉經筒：一個大且重，適合在家中使用；一個小而輕便，供每天早晚出門轉經時拿。雖然二者皆為手持轉經筒，但通常大的那個是由在拉薩謀生的白族金銀工匠製作，而小的則是機器製造的款式。極少數人擁有祖傳幾代的手工款，而據我觀察，祖傳的手工轉經筒多為男性使用，未見女性持有。如今，來自浙江、廣州和四川等地的機械製造宗教物品佔據了

11 這裡常住人口統計標準是實際經常居住在某地區一定時間（通常指半年以上）的人口，該統計數據來源於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

拉薩市場，包括轉經筒。四川是中國佛教用品生產和分銷的中心之一，許多拉薩藏族老人隨身攜帶的手持機器製轉經筒便來自此地。拉薩的受訪者抱怨，他們有些難以適應機器批量生產的轉經筒，因為這種款式缺乏滾動的竹管來打磨墊圈，無法製作出如圖2所示的瑪尼珠。當被問及為何使用轉經筒磨出這類瑪尼珠對他們如此重要時，最初的回答普遍是「這是轉動次數的證明」。可當我追問計數器也可以統計次數後，他們則補充解釋道，瑪尼珠具有功德，是吉祥之物，可用作護身符。當我進一步詢問那為何不買傳統手工製的轉經筒時，拉薩老人們紛紛表示，白族金銀銅器店販售的手工款式普遍較大，而機器款確實輕便。

次仁（77歲）向我展示了四川喇榮五明佛學院的僧人朋友贈送的轉經筒（圖3），並表示「大家都說這種質量好，不容易壞，現在寺院給的轉經筒也都是機器做的這種了」。她還從手裡找出包裝盒的照片——一個硬殼長方體，正面燙印著寺院名稱，轉經筒被嵌入到包裝盒的凹槽中，盒內還附有一張關於轉經筒使用與保修的卡片。這類精美的機器製轉經筒在拉薩的售價一般在300-500元人民幣之間，而白族手工打造的轉經筒，最便宜的銅製款式要價約120-200元人民幣，製作精細的金銀款則輕易可達上千元。

寺院與白族兩種來源分別代表了藏人心中的傳統與現代。同時，在質量相近的情況下，機器製轉經筒價格相對低廉，而手工製則價格高昂。綜合這些訊息後，不難理解為何機器製轉經筒能逐漸搶佔市場比例，儘管其無法製作出拉薩藏族長者們心心念念的瑪尼珠。



圖3 次仁的機器製造轉經筒
（攝影：彭衡於拉薩，2018年7月）

隨著旅拍（旅行攝影）的流行，拉薩市場上出現了一些以假珊瑚或假蜜蠟作為墊圈的轉經筒，這些塑膠製品對轉經筒的轉動無益反累。拉薩人將這些放置在墊圈位置的材料按其樣式稱為「珊瑚」（藏文：བྱ་རུ།；威利：byu ru/）或「蜜蠟」（藏文：སྤོ་ཤེ།；威利：spos shel/），而非「墊圈」。因為在拉薩藏人眼中，不是所有處於此位置的物件都可以被稱為墊圈。

關於墊圈的來源，拉薩藏人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相傳很久以前，藏區使用的轉經筒墊圈原材料出自尼泊爾一個名為當措（藏文：དང་མོ།；威利：dang tsho/）的湖泊；第二個說法是從南海和印度洋一帶獲得；第三種則是青藏高原從汪洋變成陸地後留下的碑礫。此外，關於墊圈的藏語名稱「དུང་།」（威利：dung/）也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每一顆瑪尼珠的形成需要轉動轉經筒至少一億次，因此取藏文「一億」（藏文：དུང་ཕྱུར།；威利：dung phyur/）的首字發音「dung」；另一則是取墊圈材料「白海螺」（藏文：དུང་ཀ།；威利：dung ka）的藏文首字發音「dung」。實際上，這兩個詞的藏文首字皆為「དུང་།」。

轉經是指繞行聖地或聖物的儀式行為，通常以自然聖地、人造聖地、隱地與聖人四類為中心物，乃苯教的重要修行方式。將轉經與其他宗教儀式相結合，可以提升功德量，而念誦與轉經則是常見的組合形式之一，因此人們在轉經路上經常使用轉經筒（Ekvall 1964: 115）。在拉薩，以釋迦牟尼佛像為中心，有小「孜廓」（藏文：རྩེ་སྐོ་ཏ།；威利：rtse skota/）、內「囊廓」（藏文：ནང་སྐོ་ཏ།；威利：nang skor/）、中「八廓」（藏文：བར་སྐོ་ཏ།；威利：bar skor/）與外「林廓」（藏文：གླིང་སྐོ་ཏ།；威利：gling skor/）四條轉經道。我觀察的是最長的外道林廓和最熱鬧的中道八廓。林廓環繞整個老拉薩城區，包括大昭寺、小昭寺和布達拉宮，全長約8公裡，繞行一圈需要3-4小時。八廓轉經道僅一千餘米，不僅是拉薩宗教活動的中心，亦為文化、商業和旅遊的核心區域。

林廓不僅是著名的轉經道，也是人們放置舊墊圈的理想場所。拉薩的受訪者認為，經過轉經儀式後的墊圈母片已具備神聖性，應放置於乾淨的地方，不可隨意丟棄。在藏文化中，神山、聖湖、佛塔、寺院等場所被視為潔淨之地，然而如今許多拉薩寺廟都禁止隨意放置私人墊圈等舊宗教物件了，林廓則成了拉薩藏人處理舊墊圈母片的熱選之地（圖4）。林廓沿途設有許多神龕、煨桑爐和瑪尼石刻堆。在林廓的終點有一個大型煨桑爐，旁邊伴有一瑪尼石刻堆。

此處石刻被一塊塊疊放成塔狀，石刻之間留有空隙，人們就將舊墊圈母片和擦擦¹²（藏文：ཅེཅེ；威利：tsha tsha/）放置於這些空隙之中。2018年7月，我粗略統計清晰可見的舊墊圈母片有六十餘個。2023年底回訪時，母片數量倍增，不再零散地塞入石刻縫隙，而是數串數串地堆放在石刻平臺上。然而到了2024年薩嘎達瓦月，該瑪尼石刻堆上的絕大部分石刻已不見，僅有少量石刻縫隙內還留有零星的母片和擦擦。



圖4 2018年（上左）、2023年（下）和2024年（上右）林廓道終點的煨桑爐對比圖
（攝影：彭衡於拉薩，2018年7月/2023年12月/2024年5月）

儘管這些觀察顯示，部分藏人認為林廓是存放廢棄墊圈的合適地點，因為足夠潔淨，但這種觀點並不普遍，也未能反映在當代社會背景下每個藏人的行為中，比如努力維護該區域清潔的藏族環衛工人。2018年7月某個早晨，當我來到林廓盡頭的煨桑爐時，一位女性環衛工人正在清理煨桑爐內的殘留物。青稞籽、糌粑、柏葉枝和淨水是最常見的煨桑貢品，然而，在該煨桑爐裡還能看見一些其它宗教物品，如加持繩、手持轉經筒的經卷和墊圈等。自火祭傳統

12 在藏傳佛教中，擦擦是用模具壓制的小型泥塑佛像或佛塔，主要用於積攢功德、消災祈福，常用於佛像和佛塔的裝藏或供奉於寺廟、聖地。

起，藏人便將焚燒視為處理廢棄宗教物品的可靠方法。遺憾的是，煨桑爐內的溫度並不足以將貝殼類物件熔化。因此，最終處理這些廢棄墊圈的責任，實際上落在了領取國家工資的環衛工人身上。而根據西藏的公益性崗位政策要求，這些環衛工人幾乎都來自當地的藏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這天早上，該環衛工人在打掃時，不滿地用藏語抱怨著，她毫不猶豫地將從煨桑爐內清理出的所有宗教物件掃入垃圾桶，與其他普通垃圾一同運走。對她來說，這些東西與其說是功德物件，不如說是一種麻煩——為了保持地方整潔而必須清除的東西。

在拉薩，藏人還會將舊墊圈存放在家中。神龕作為家中最潔淨的地方，是最常見的存放處。也有家庭將墊圈高掛在大門門框中央，或從一樓通往二樓的樓梯高處，通常與其他祈福物件串在一起。部分受訪人會將用過的墊圈母片捐給寺廟，但這僅限於「有關係」。72歲的拉薩本地人卓瑪告訴我，在寺院需要神聖物品來淨化新建的佛塔時，她曾捐過一次，而這緣於她有親戚在該寺院當和尚。她分享說，用過的墊圈母片需要先在家中煨桑淨化，然後才能送給寺廟，「這樣處理舊墊圈當然好喔，因為乾淨、神聖，比起（放在）不乾淨的家裡」。

拉薩有許多販售新墊圈的商店，集中在以零售為主的八廓和以批發為主的八廓商城。墊圈被裝於一筐筐籃子裡，放在地上賣。我很好奇是否買得到別人用過的舊墊圈，2018年遇到的8位拉薩老人都告訴我——這不可能，他們篤定地說「沒人會賣，也沒人會買」。不過，我最終還是在八廓找到了一家出售二手墊圈的古物店。在拉薩，若少量購買新墊圈，每只價格在2-5元人民幣之間。而在那家古物店，最便宜的舊墊圈母片售價為80元，最貴的則要200元。

格桑是那家古物店的店主。她店裡有11個舊墊圈母片（圖5），都是她爸爸從阿裡、那曲、昌都等地收購而來。她說：

事實上，很少有人願意賣自己用過的墊圈（母片），……在我看來，這違反佛教教義。……具體什麼教義，我也不知道。我們拉薩人是絕對不會賣的。……藏族人也不會買這些舊墊圈，因為我們覺得舊墊圈只能保佑使用的那個人，只有少數遊客才會買來製作項鍊那些。



圖5 格桑店裡售賣的舊墊圈母片
(攝影：彭衡於拉薩，2018年7月)

2024年初當我回到拉薩時，在當地工作的漢族朋友主動告訴我，我關注的舊墊圈，衝賽康那邊現在有許多人在賣。一位來自四川省白玉縣的藏族老阿嬤的攤位上，有幾個她自稱是自家的舊墊圈母片。我問她這有多舊，她張口就是一百多年。我進一步問及購買舊東西會不會對買家不利，她連連擺手說不會，還強調「舊的才好」。當我詢問價格時，老阿嬤先報價100塊一個，見我要離開，立馬改口說100塊兩個。在另一位康巴拉沖（藏文：ཁམས་པ་ལ་ཁྲོམ་；威利：kham pa la khrom/）手中有一串由108顆墊圈瑪尼珠串成的念珠串，他用不標準的漢語重複著「硿硿」二字，開價1000元，可以打折到800元。¹³除這些藏族商人外，衝賽康市場上還有一些漢族老闆的攤位，也可見舊墊圈的母片和瑪尼珠身影。

2025年初我採訪到一位從事藏式古玩生意的漢族商人祖安。據介紹，他是該圈子裡最早碰舊墊圈的那一批。祖安介紹：

新轉下來的（墊圈）我們也不要，邊緣還帶著硬碴的那種，沒有使用痕跡啊，不值得收。……這個東西牧區那邊現在量很大，天天轉。拉薩這邊少，是因為現在用的轉經筒都是軸承的了。……母片的話，幾百塊一個收來，加個50、100的賣出去，因為這屬於小眾。小一點的，尺

13 專指站著做袖筒交易的康巴商人，傳統上藏人做交易時在肥大的藏袍袖筒裡用手比劃數字進行談價。

寸容易上串的價格好一點，太大的只能編啊、包個什麼，那種就便宜，最多也就一兩百。……大的那種，別人買也就只買一個（母片）掛包上，而藏傳的包掛又那麼多，便宜點的計數器當包掛也好看。……我的客戶群體漢族比較多，藏族的話他們覺得轉下來沒啥用了。

儘管祖安多次強調在藏式古玩圈，舊墊圈是小眾物件，但從2024年初觀察衝賽康1/4的生意人都有此貨，舊墊圈的母片和瑪尼珠的市場較2018年已擴大很多。舊墊圈母片的價值除了與其在轉經筒上被使用的頻率次數相關，還同後續加工成工藝品的偏好尺寸息息相關。商人從當下舊墊圈來源集中於牧區也同樣判斷出，確實越來越多的拉薩人使用產不出瑪尼珠和母片的機器製轉經筒了。機器在改善轉經筒轉動技術的同時，卻讓傳統手持轉經筒墊圈這一效能承載物直接被簡化不見，也就談不上墊圈後續的效能價值了。

（二）加德滿都（Kathmandu）

加德滿都的調研集中在布達納特（Boudhanath），這是加德滿都谷地裡一個以藏傳佛教信徒為主的社區。布達納特以滿願塔（the great Boudha Stupa）而聞名，這座佛塔是喜馬拉雅地區佛教徒的重要朝聖地（Moran 2004: 5）。佛塔是一個實心紀念建築，內藏宗教聖物，有時也存放佛教高僧大德的遺骸（Kim 2024 :3-4）。滿願塔位於西藏與加德滿都之間的一條古老貿易路線上，過去被農田環繞，但自1970年代以來，隨著許多藏人在此定居，佛塔周圍已建起了二十多座佛教寺院（Moran 2004: 5, 37）。如今，該地區已發展成為加德滿都的一部分，佔地數平方公里，居民包括藏人以及尼泊爾的多個民族，他們來自與西藏相鄰的地區，使用藏語方言並信仰藏傳佛教。作為加德滿都的主要旅遊景點之一，滿願塔周圍混合了旅館、商店、餐廳、廟宇、住宅和寺院，其中一些寺院接待著外國學生和皈依者，他們因學術或信仰來此追求藏傳佛教。在加德滿都這一區域，藏傳佛教的修行在街頭隨處可見。

第一次參觀滿願塔可能會讓人感到震撼。這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圓頂建築，嵌入於一個立體曼陀羅¹⁴的中心。塔頂是一個層層疊疊的金色尖塔，

14 在佛教和印度教中，曼陀羅（梵文：mandala）是一種圓形的圖案，象徵著宇宙的統一與完整。

位於一個金色立方體上，四面繪有注視四方的菩提之眼。佛塔高聳入雲，與環繞四周的三層建築遙相呼應。來到佛塔前，感覺就像進入了一個與加德滿都市區完全不同的地方。這裡沒有汽車，卻充滿了修行活力。從清晨到深夜，佛塔一直接受著供奉、頂禮和祈禱。繞著佛塔走一圈僅需幾分鐘，信徒香客們絡繹不絕地按順時針繞行，同時念誦著咒語、撥動念珠、轉動轉經筒或磕長頭¹⁵。與此同時，成群結對的遊客也會來到滿願塔前參觀和拍照留念，並在周圍的屋頂咖啡館享用餐食，從那裡可以完美地欣賞到這座莊嚴神聖的建築。

當我繞行佛塔第一層平臺的狹窄密閉小道時，在花壇中發現了放置的一些佛教用品：擦擦、加持繩、小型佛像。然而，與拉薩林廓的觀察不同的是，我並未在這裡的佛塔周圍或當地寺廟裡的立式轉經筒旁看到被放置的舊墊圈母片。不管是2019年，還是2022年對此地的觀察，滿願塔花壇中都堆放了大量佛教用品：經幡、供品、破損佛像雕像、大僧大德照片、加持繩、瑪尼石、（已故？）親人肖像照、以及鮮花和淨水。¹⁶

我在滿願塔周圍的商店中發現了大量的新舊墊圈。面向佛塔的三層建築，上層大多是旅館和餐館，底層則是出售宗教物品、紀念品和手工藝品的商店。在與佛塔相連的拱廊和小巷中，也有許多出售諸如手工轉經筒等佛教用品的商店。佛塔周圍的手工藝品店裡擺放著裝滿佛珠、彩色祈福繩、念珠和首飾的塑膠袋。在這些商店中，我發現使用過的墊圈可以用來換取現金，而收購來的舊墊圈在此再次被販賣。

墊圈在這裡被擺放於非常顯眼的位置。我在大多數商店展廳的地板和門口地上都發現了一箱箱、一袋袋大小不一的海螺片。在這裡工作的尼泊爾店員告訴我，這些是從印度買來的。¹⁷一家名為「可愛紀念品」（Lovely Souvenir）商店的售貨員說，「有人買來做首飾」，其中一位店員甚至親自購買新墊圈並將其製作成吊墜。「新佛陀手工藝品店」（New Boudha Handicraft）的老闆表示，他會按公斤稱重方式一起採購新舊混合墊圈，買家通常會把它們做成項

15 藏人全身跪下去拜的儀式被稱為「磕長頭」，也稱為「等身禮」。這是一種非常虔誠的宗教儀式，通常用於朝拜佛像、佛塔、寺廟、神山、聖湖等，也可以用於表達對活佛或上師的敬意。

16 感謝Sierra Humbert進行了這些觀察並通過攝影記錄下來。

17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特定商店的銷售人員並非藏人，也可能並非佛教徒。這可能意味著他們對所售商品並無精神上的連結，儘管許多物品如轉經筒和神像都源自藏傳佛教。

鍊和耳環等首飾，或如他所稱的「幸運物」（lucky objects）。然而，這些購買者是誰，與我交談過的店主們並未提及，我也從未見過有人購買這些舊墊圈母片。我的一位受訪人，當地某寺院的學者，認為購買舊墊圈母片對於買方來說並非吉祥之事——因為這不需要其本人任何精神層面的努力。正如前文提到的，我們所描述的田野點擁有蓬勃發展的旅遊業，因此使用過的墊圈母片受眾可能是外國遊客而非當地人。在這種情境下，舊墊圈母片可能被視為紀念品，而非具有宗教意義的物品，也就是說，對買家來說，它們並非蘊含功德的物品。根據彭衡2024年對尼泊爾木斯塘（Mustang）地區的調查，部分商人會從當地人那裡收購墊圈瑪尼珠，然後賣給遊客。也可以推測出將舊墊圈賣給當地人不合理——因為他們已經通過自己的修行製作出了瑪尼珠，不需要到商店裡去購買了。此外，我發現一些受訪人的舊墊圈母片最終也出現在了當地商店中，這將在後面進一步描述。

多家商店的新舊墊圈分開售賣，也有些商店將墊圈、珠子、貝殼和碎吊墜混合在一起販賣（圖6）。這些墊圈的狀態各異，有的依然潔白無瑕，有的已變成灰色；因瑪尼珠被取走，有的留下一個大洞，有的則有好幾個洞。在「可愛紀念品」店舖，一個舊墊圈母片售價為100尼泊爾盧比，但根據我的一位受訪人表示，在布達納特地區，新舊墊圈的正常價格介於20-30尼泊爾盧比／個之間，該價格是拉薩零售新墊圈的一半。這一價格的差異，或許與加德滿都當地向遊客收取較高價格的慣例，以及與當地盛行的討價還價文化有關。



圖6 「藍毗尼手工藝品商店」地上的母片，大多數都已被使用過多次，但也有一些新的或刻有圖案（攝影：Kirsten Skov Vang於加德滿都，2019年2月）

看著一排排裝滿舊墊圈的髒兮兮塑膠盒，我不禁思考這些墊圈的生命軌跡：它們曾是印度修行者手中轉經筒用來轉動經卷的支撐物，如今卻淪落到尼泊爾手工藝品店的地板上，與貝殼和碎珠子混在一起，等待著被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再利用。某些佛教徒積累功德後製成了這些舊墊圈，但在某一時刻，修行者決定交換、出售或乾脆丟棄它們，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母片不適用了。與拉薩的觀察結果相比，加德滿都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在修建滿願塔之前，這些舊母片是否曾被存放於某個被視為純淨或神聖的地方？彭衡於2024年在尼泊爾木斯塘地區觀察到舊母片被存放在轉經道上，儘管其數量與拉薩相比甚為稀少。如圖6所示，在洛曼塘古城外轉經道的一處壁龕左側，僅能見到五個已融入泥土中的白色母片。



圖7 洛曼塘古城外轉經道一處壁龕的左側有五枚舊墊圈母片
（攝影：彭衡於木斯塘，2024年10月）

如前所述，尼泊爾有實例顯示信徒出售使用過的墊圈母片，這就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印度是否也存在類似的傾向。倘若印度的修行者同樣出售使用過的墊圈母片，這或許可以解釋大量來自印度的舊母片出現在加德滿都布達納特商店裡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數據可以詳細說明這些使用過的墊圈母片是如何從印度獲得，或者它們為何最終成為在尼泊爾銷售的商品。希望這些墊圈的生命軌跡在未來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研究。

在佛塔附近的藏傳佛教信徒的念珠串上，我經常可以看到墊圈製成的瑪尼珠。許多人會在念珠串上加入墊圈製成的瑪尼珠，用來計算念誦咒語的次數，有的甚至用108顆墊圈瑪尼珠製成一整條瑪尼串（Brox 2025）。這些帶著瑪尼串的修行者告訴我，瑪尼珠通過裝有經卷的轉經筒旋轉而得到了加持。我的數位受訪人都分享過這一看法，他們在家中耐心地積攢108顆瑪尼珠，並將其串成完整的念珠串。如此，通過轉經筒修行產生的加持瑪尼珠，又被重新用於另一種功德的積累了。與此同時，我還發現了一些關於墊圈意義的有趣看法。



圖8 左手所持佛珠串（墊圈串成）是由一位來自西藏的尼姑用轉經筒修行加持而得
（攝影：Kirsten Skov Vang，加德滿都，2019年3月）

來自利米河谷（Limi Valley）的一位老人土登提到，磨穿墊圈能得到瑪尼珠，這可能會激勵人們更積極地使用，因為每一顆被打磨光滑的瑪尼珠都是轉經筒被旋轉了多少次的見證。他認為每一位用轉經筒修行的人應該都渴望磨穿108個墊圈，用得到的瑪尼珠製作成念珠串。同樣來自利米河谷的另一位男子謝拉布也有同感，他認為，每顆瑪尼珠的完成都相當於轉經筒被轉動了一億次，這一點與拉薩人提出的墊圈藏文名稱來源之一一致。謝拉布還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轉經筒穿透墊圈的能力也會增強，因為它已積累了更多的功德。可以說，他似乎認為轉經筒本身透過使用變得更加高效，成為了一個更能積累功德的工具。

當我詢問受訪人如何重新利用舊墊圈母片時，部分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在當地商店，用舊母片換取新的，通常可以用3-5個舊的換取一個新的，從而無

需再花錢購買新墊圈了。在這裡，舊母片並未直接用於進一步的宗教修行，它們成為了獲得新墊圈的手段。

不過，我也遇到了一些聲稱舊墊圈有其他用途的受訪人。當我在謝拉布及其妻子德吉家中喝酥油茶時，謝拉布分享道，一座新的佛塔建成後，可以將舊墊圈母片作為供品放入佛塔內，這一點同拉薩觀察到的也一樣。

來自多爾波（Dolpo）的86歲尼姑拉姆經常轉佛塔，並用她的轉經筒為人們祈福，以換取小額捐助。她在自己轉經筒的球鏈調速器上安裝了一個舊墊圈母片，增加重量以提高旋轉速度。她還向密宗修行者捐贈過母片，讓他們放在儀式鼓（藏文：ཌམ་རུ།；威利：Da ma ru/）的手柄上以穩固握把。¹⁸至於瑪尼珠，她會將其串在念珠串上，或者送給孩子們作護身符之用。同樣來自多爾波的68歲老人晉美，將自己大部分時間投入到宗教修行中。他認為舊墊圈的兩部分擁有同樣的功德，因此將這兩部分都重新利用：一方面，他將瑪尼珠加在念珠串上的特定位置；另一方面，他將母片收集起來安放家中。晉美認為這些母片對為觀世音菩薩舉行的祈禱儀式中非常有用，或單純戴在脖子上也大有裨益。為了進一步說明墊圈的功效，他還告訴我，在他的家鄉，人們認為佩戴舊墊圈，對曾流產過的孕婦非常有益。

還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藏族婦女，她也保留著在轉經筒上使用過的舊墊圈母片。她的兒子洛桑告訴我，在收集瑪尼珠而製作念珠串的過程之中，他母親會將舊墊圈母片掛在屋外，以求帶來好運，如同拉薩藏人做法一般。

我的一些受訪者，其中包括兩位藏傳佛教學者，他們對重新利用經由宗教修行賦予了力量的物件，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墊圈瑪尼珠最好由製造它們並累積其中功德的人來再利用。然而，也有一些例子顯示，轉經筒的舊墊圈母片會被轉交給他人。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舊母片可以贈送給孩童或嬰兒當作護身符，或者贈予孕婦以防止流產。我的一位受訪人德吉甚至曾把一整條瑪尼珠做成的念珠串送給一位隱士，並應另一位隱士的請求為其製作了另一串。雖然

18 美國一家名為「布達拉之門」的網店，出售儀式用品和佛教主題禮品，其中包括來自尼泊爾的舊墊圈母片被重新用作上述儀式鼓的手托。在圖8「鼓尾手托」的下方，這些母片被宣傳為由尼泊爾藏族修行者積累的功德加持而成，因為它們是由旋轉的轉經筒穿孔製成。該商店還宣傳類似墊圈母片形狀的「由顱骨製成的手托」。

這些做法和觀點有時略有不同，但我的受訪人普遍認為，墊圈會受到轉經筒技術的影響。

（三）達蘭薩拉（Dharamshala）

達蘭薩拉位於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印度康格拉河谷（Kangra Valley），佔地27平方公里，因其迷人的茂密森林和雄偉山脈而聞名。以麥克羅德甘傑（McLeodganj）為中心的上達蘭薩拉具有鮮明的藏文化特色，有10,000名常住藏人以及約30,000名流動藏人。這個多元社區還包括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當地加迪部落、克什米爾商人以及農民工人，同時還有大量的國內外遊客。康格拉官方統計數據顯示，當地旅遊業在2017年達到頂峰，吸引了2,684,948名國內遊客和138,341名國際遊客。這個繁忙的小鎮擠滿了商店和攤販，出售各種藏式物品，包括佛教用具。源源不斷的遊客、朝聖者和當地人前往著該鎮的宗教中心——眾多佛教寺院、印度教神龕以及被稱為「林廓」（Lingkor）的轉經路。

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的達蘭薩拉，環繞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寺廟和住所，有一條1.5公里長的林廓轉經道，深受當地藏人歡迎。該轉經道起始於一條繁忙的道路，沿著山坡蜿蜒而行，進入一片長滿針葉樹和杜鵑花的茂密森林。來此朝聖的藏人及其他信眾絡繹不絕，依循順時針繞行一圈或數圈，以此作為修持的一部分。僅有少數信眾邊手持轉經筒邊繞行，大多數人則是在行進間順手轉動沿途多處右側豎立的立式轉經筒。在達蘭薩拉的轉經道上，我從未見過有人拿著舊墊圈製成的瑪尼串轉經，如在拉薩和加德滿都所觀察到的那樣。然而，通過於當地人的交談，我瞭解到這裡的一些藏族老人也會利用轉經筒製作的墊圈瑪尼珠和母片。他們希望通過轉經筒修行來為墊圈積攢功德，之後就可將舊墊圈用作辟邪護身符，像拉薩和加德滿都的傳統那樣。轉經道上的一些人將舊墊圈掛在脖子上或放在襯衫兜裡。當我和他們討論起墊圈在轉經筒修行中的作用時，他們會從衣服裡面掏出自己的舊墊圈。一位退休的女士，如今已成為一名尼姑，全身心投入佛教修行，她從僧袍下拿出一捆護身符、加持繩和舊墊圈，這些都是她多年積累並隨身攜帶的物品。她有兩個轉經筒，一個大的用於在家修行，另一個小的則在轉經時使用。她已磨穿了七顆墊圈，把其中一組母片和瑪尼珠都送給了一位女士，以保佑她身體健康，剩下的六組放在一個隨身攜帶

的小袋子裡，而不是像更多人串成護身符項鍊來佩戴。另一位藏族老人于2019年9月在達蘭薩拉接受訪談時講述了舊墊圈如何積累效能，保護佩戴之人：

我所有孩子的脖子上都掛著我轉經筒做出的海螺殼碎片（pieces of conch shell）¹⁹，舊墊圈是受祝福的護身符，就像佩戴喇嘛賜予的加持繩一樣。

轉經道蜿蜒穿過森林後，左邊是一家養老院，右側是寺廟區域，那裡有佛塔、神龕、煨桑爐和幾個立式轉經筒。隨著路徑緩緩上行，經過大乘法苑（Namgyal Monastery），寺廟正門位於一個繁忙的廣場旁，廣場上擠滿了遊客、計程車司機、乞丐和商人。這裡的攤位上販售著蔬菜、水果、自製藏餐、紀念品、加持繩和經幡。若要買墊圈，需往麥克羅德甘傑方向走，那裡通往鎮上的道路兩旁擺滿了攤位，販賣各式各樣的物品，包括念珠和轉經筒。少數出售墊圈的攤位只有新的（圖9），有時會有一兩個在售的舊轉經筒，上面還附有舊墊圈。儘管這裡的人們也相信舊墊圈中積聚和儲存了功德，但與拉薩的情況一樣，普遍認為這些效能對於隨意購買墊圈的遊客，並無益處。2019年9月，當我問一位達蘭薩拉的老人是否會建議我在麥克羅德甘傑購買舊墊圈時，她解釋了為什麼買賣舊墊圈毫無意義：

海螺殼碎片是通過轉經筒在其上旋轉而穿孔的，但在麥克羅德甘傑出售的，還並未被加持成護身符。你必須買一塊新的，把它放在轉經筒上，並旋轉轉經筒，這樣它才會成為（對你而言）珍貴的加持護身符。在市場上被售賣的（那些），（對你而言）沒有任何功德。

19 同拉薩的墊圈母片。



圖9 上達蘭薩拉轉經道中的一攤位上，新墊圈被串在一起，高高懸掛
(拍攝：Trine Brox，達蘭薩拉，2018年4月)

沿著轉經道，一排排立式轉經筒和刻有經文的石板排列在道路右側，路徑向森林延伸。同加德滿都滿願塔裡的花壇和拉薩林廓一樣，達蘭薩拉的轉經道也成了處置和供奉佛教物品的熱門地：破舊的護身繩、損壞的佛像、宗教圖像以及轉經筒中的經卷和墊圈。藏傳佛教徒將這些物品放置在道路右側，因為這裡是公認的處理廢舊佛教物品的好地方（同上引）。一位住在附近養老院的長者解釋道，「對於（這些破損的東西）該如何處理，並沒有嚴格的既定規則，因此由個人來決定。如果他們認為這些物品很珍貴，就會把（它們）帶到這兒，因為這裡很潔淨」。

當白海螺用作轉經筒墊圈，被消耗殆盡或破損時，可以將其留在林廓道上。但據我於2018年、2019年和2023年的觀察，只有少量舊墊圈母片被放在轉經道的顯眼處。它們有的被放在沿林廓而建的擦康（藏文：ཇམ་ཁང་།；威利：tsha khang/）²⁰裡，有的則被留在立式轉經筒的橫樑上方。這裡的擦康就像櫥櫃或小木屋，裡面堆滿了珍貴物品，包括唐卡、佛像和供品等。2023年時，這些擦康已經全部被物品塞滿並上鎖。此外，還有一些舊墊圈母片被穿掛在立式轉經筒的筒身下方，一般是兩個轉經筒之間的中心軸上。2018年，我在達蘭薩拉

20 意為專門用來放置「擦擦」的小屋子。

看見一些舊墊圈被放到一個塑膠容器中，以保護它們免受風雨侵襲，這個容器安裝在立式轉經筒頂部的中心軸上（圖10）。因此，在這裡舊墊圈並不會像在拉薩看到的那樣，被直接懸掛在安裝立式轉經筒的框架上。五年後的2023年9月，當我再次拍攝它時，頂蓋已經脫落了，裡面的物品暴露在猛烈的季風暴雨之中。兩位老人解釋說，墊圈被刺穿後，外層的母片就沒有任何用處了，但也不能把它當作垃圾隨意丟棄，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將它們這樣堆放在林廓沿線。他們進一步說道：

報導人1：它們（舊墊圈母片）不能被隨便扔掉。因此，人們把這些貝殼碎片放入塑膠容器中，然後一起放到林廓路上，因為那裡很安全。人們認為這些碎片非常珍貴，所以會把它們放到這兒來。這些貝殼基本上沒啥用了，但又不能隨意丟棄，所以就放那裡了。

報導人2：隨意丟棄會累積惡業，這樣做會遭受巨大的惡報。



圖10 收集舊墊圈母片的塑膠容器
（拍攝：Trine Brox，達蘭薩拉，2018年4月）

還有一些轉經筒內的經卷或被塑膠包裹起來，或直接放在塑膠容器內，以免這些卷軸因風吹日曬而變形。這些經卷通常被放置在可清楚看到的立式轉經筒筒頂。轉經筒殘骸、墊圈和經卷，以及它們顯眼的擺放位置，使其能繼續發揮宗教功能，因為這創造了「功德加倍」的可能性。正如2019年9月，一位藏族老人解釋的那樣：「為了防止（舊）墊圈被污染，人們把它帶到林廓上，放

在大轉經筒的頂部，這就會擴大轉經筒的作用。之所以用塑膠袋包裹起來，大概是為了保持乾淨。當它們與大轉經筒一起轉動時，功德會加倍」。根據這一說法，用過的轉經筒經卷和墊圈，就像轉經路上被放置的其他物品一樣，仍然被認為是神聖的，因此它們可以繼續發揮宗教功能。這是因為人們在轉經時會在旋轉轉經筒時，同時轉動放在鼓頂上的物品，這實際上增加了他們修行的功德。這一點非常有趣，因為它告訴我們，儘管藏文化中的轉經筒技術已經發展到優化旋轉的精度和速度，以更好地產生功德後，人們還希望通過將這些承載效能的物品，如舊墊圈的母片或經卷，堆放在轉經道上的立式轉經筒頂部，來進一步增強這一技術的功效。一次旋轉，人們得以同時轉動三樣物品——轉經筒內的經咒、轉經筒上的舊經卷和舊墊圈，從而實現功德倍增。

四、總結

轉經筒是一種用於佛教修行的效能技術——「知識與信仰的實際應用」（Brox 2022a: 209），類似於其他機械化念誦的技術，如執行喪葬儀式的日本機器人僧侶（Rambelli 2018）和誦讀阿彌陀佛的中國誦經機（Heller 2014）。在轉經筒技術的實際應用方面，我們瞭解到，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的許多藏族老人，使用手工製作的手持轉經筒時，不僅會通過轉經筒修行來產生功德、祝福和好運，而且還同時利用機械轉動的效能來打磨墊圈。受訪人告訴我們，隨著轉經筒的轉動，磨損的墊圈吸收了經咒的神聖性。他們相信，這種神聖性可以被增強並轉移。這意味著當墊圈（理想情況下）分裂成兩部分——一個帶有大孔的母片和一個可以取出的瑪尼珠——這兩部分會因其獲得的價值而擁有新的生命軌跡。關於一分為二後的墊圈的處理方式，在世俗人士與香客信徒之間存在不同的看法與實踐。許多年長的信徒告訴我們，他們不會丟棄墊圈母片和瑪尼珠。相反，他們可能會回收、交換、再利用、升級再造、儲存、火化或掩埋它們，因為他們不認為這些是適合扔進垃圾桶的垃圾，相反，使用過的墊圈必須被視為有宗教價值的物品來處理。

據受訪人介紹，在藏文化中，再利用是一種傳統，也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實踐，這不僅是因為物資匱乏，還因為一種節儉觀念，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如果

母片上有足夠的空間，就可以被重複使用來製作更多的瑪尼珠。有些人在轉經筒上多次使用同一個墊圈，將其移動位置並穿孔，直到該墊圈上再無空地放置軸承柱，然後才會被認為失去實用功能。我們曾見過已有2個、3個、4個甚至5個孔的舊墊圈。

來自加德滿都的觀察顯示，使用過的墊圈母片也具有交換價值，可以重新流通。加德滿都的受訪者表示，如果他們拿出3-5個用過的墊圈母片，將可以免費獲得一個新墊圈。滿願塔周圍的商店中，出售的海螺殘骸就包括這些母片。貝殼殘片既可以在尼泊爾通過這種兌換方式交易，也可以在印度按公斤計量方式購買。然而，二手墊圈的市場有限，既因為就像在拉薩做古玩生意的受訪人多次強調的那樣，這是個小眾物品，也因為二手宗教物品的交換並不普遍，除非是賣給遊客，這一點在拉薩和達蘭薩拉都可以看見。

用過的墊圈母片還可以在其他藏傳佛教修行中發揮新作用。修行者會將用過的母片送給喇嘛、當地寺院或密宗團體以重新利用。例如，我們曾見過它們被附加在轉經筒的重球與鏈條調節器上，以增加重量，從而增強離心力。它們也可以出現在儀式鼓的把手上和羌姆（藏文：འཇམ་མཁའ་；威利：'cham/）表演儀式所用面具的耳環上。²¹在這種情況下，墊圈母片可以被視為進行了升級再造。²²

從我們在拉薩和達蘭薩拉的觀察中也可以明顯看出，磨損的墊圈母片必須小心存放，以防玷污。母片可以存放在高處或被認為是潔淨的地方，如轉經道、瑪尼牆、佛塔和寺廟等地，將它們塞在牆壁或石堆中、掛在樹上或立式轉經筒上。也可以存放在家裡的門框上方、神龕上、祭壇的櫥櫃裡，或焚燒供品的附近。來自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的觀察顯示，這些地方是最常見的舊墊圈存放處，同時也是存放其他破舊藏傳佛教宗教物品的常見地。

最後，我們也在少數情況下聽說及看到了舊墊圈母片被火化或掩埋的情況，這在藏文化圈中屬於處理可棄置聖物的常見做法。我們瞭解到，藏人可能會將舊墊圈母片與供像一起埋入「བུམ་ཁང་།」（威利：bum khang/），例如十萬供

21 羌姆表演儀式是一種藏傳佛教的宗教舞蹈，通常在寺院的節日或重要儀式中進行，通過舞者的面具、服飾和舞蹈動作來展現佛教教義、驅邪祈福以及傳遞宗教故事和象徵意義。

22 感謝Mareike Wulff博士為我們指出這一點。

像的地下處置處。它們也可能被交給當地寺院，在儀式火堆中焚燒。或最終被放入林廓盡頭的煨桑爐內。然而，正如拉薩的例子所示，大火並未將其完全消滅——因為它們並沒有消失，反而成為了環衛工人需要處理的新負擔。

在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三地，研究通過轉經筒效能技術來實現的墊圈意義與轉變時，本文並未採用比較研究方法。相反，我們希望對這一先前未被描述過的現象提供更豐富的記錄，而避免假設不同情境之間的等價性。然而，我們鼓勵未來的研究能夠追溯轉經筒墊圈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軌跡，以解釋其不同的發展路徑與歷程，並檢視其進入新領域的各種途徑，及其如何改變同墊圈相關的實踐與理解，以補充我們的研究發現。

墊圈在用作轉經筒零部件之前，並無神聖地位，那麼為什麼它們的生命軌跡會將其帶到被認為是神聖或潔淨的地方呢？為什麼它們沒有被丟棄，而是被交換和再利用呢？為什麼它們值得擁有類似葬禮的禮遇呢？我們在拉薩、加德滿都和達蘭薩拉的觀察與訪談顯示，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墊圈實際上在轉經筒修行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因為它們被認為通過轉經筒的旋轉吸收到了經咒的神聖性。因此，當它們分裂成兩部分後，並不會被如無用的垃圾一樣丟棄——至少在理想情況下不會——反而會被回收、交換、再利用、升級再造、儲存、火化或掩埋，從而擁有了更有尊嚴的命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轉經筒的簡單旋轉技術與其他機械旋轉技術不同，其中乍看平凡無奇的墊圈，通過轉經筒的機械旋轉而充滿了效能。因此，最好不要將轉經筒理解為一種媒介，而應將其視為一種「效能技術」（Brox 2022a）。它產生了驅邪與吉祥的物品——舊墊圈的母片和瑪尼珠，這些物品的新價值並不會因其作為墊圈的實用功能結束而消失。相反的，它們是成為獨立的神聖物品後，才開始走上新的生命軌跡。

參考書目

桑良至

- 1996 中國古代的資訊崇拜——惜字林、拾字僧與敦煌石窟 [Information worship in ancient China: cherish character forest, paper clean monk, and the Dunhuang Grottoes]。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81-86。

廖靜如

- 2006 宗教文物蒐藏：神聖與博物館化 [Religious Object Collection: Sacredness and "Museumification"]. 博物館學季刊 [Museology Quarterly] 20(2): 67-80.

Agar, Jon

- 2020 What Is Technology? *Annals of Science* 77(3): 377-382.

Ammerman, Nancy T.

- 2007 *Everyday Religion: Observing Modern Religious Liv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x, Trine

- 2018 Tekst, teknologi og trope: Det tibetanske bedehjul [文本、技術和比喻：藏傳轉經筒] [Text, Technology and Trope: The Tibetan Prayer Wheel]. *Fund og Forskning i Det Kongelige Biblioteks Samlinger* [皇家圖書館藏書的發現與研究]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he Royal Library Collection] 57: 189-189.

- 2022a What is the Value of a Tibetan Prayer Wheel? *Social Compass* 69(2): 205-222.

- 2022b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Buddhism and Waste. *In* *Buddhism and Waste: The Excess, Discard, and Afterlife of Buddhist Consumption*. Trine Brox and Elizabeth Williams-Oerberg, eds. Pp. 1-30.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2005 The Afterlives of Tibetan Buddhist Material Objects. *In* *Among Tibetan Materialities: Materials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s*. Emma Martin, Trine Brox, and Diana Lange, eds. Heidelberg: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Asian Studies Publishing.

Brox, Trine, Kirsten Skov Vang, and Heng Peng

- 2023 What Can Become of a Shell: Observations of Prayer Wheel Wear Pads in Lhasa and Kathmandu.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objectlessonsfromtibetblog.wordpress.com/2023/08/08/what-can-become-of-a-shell/>. Accessed August 8.

Chidester, David

- 2014 The Accidental, Ambivalent, and Useless Sacred. *Material Religion* 10(2): 239-40.

- 2018 *Authentic Fakes: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kvall, Robert B.

- 1964 *Religious Observances in Tibet: Patterns and Fun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ubanks, Charlotte

- 2010 Circumambulatory Reading: Revolving Sutra Libraries and Buddhist Scrolls. *Book History* 13(1): 1-24.

Goodrich, L. Carrington

- 1942 The Revolving Book-Case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2): 130-161.

Grieve, Gregory Price, and Daniel Veidlinger

- 2017 Buddhism and Media Technologi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uddhism*. Michael Jerryson, ed. Pp.469-4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ller, Natasha

- 2014 Buddha in a Box: The Materiality of Reci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Material Religion* 10(3): 294-314.

'Jam dbyangs skyabs

- 2023 Tibetan Artifacts: Prayer Wheels, Worn Religious Items, Tibetan Tents, and Personal Ornaments in 2022. *Asian Highlands Perspectives* (63): 98-149.

Jacobsen, Knut A., and Kristina Myrvold

- 2018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in India: Spaces, Practices, and Authoritie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Kieschnick, John

- 2003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m, Young-Jae

- 2024 From Stupa to Pagoda: Re-Examining the Sin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Monuments from Indian Origins. *Religions* 15:06.

Landor, Arnold Henry Savage

- 1905 Tibet & Nepal. London: A. & C. Black Soho Square London W.

Ladner, Lorne, ed.

- 2000 The Wheel of Great Compassion: The Practice of the Prayer Wheel in Tibetan Buddhism.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Martin, Dan

- 1987 On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rayer Wheel According to Two Nineteenth-Century Tibetan Literary Sources. *Journal of the Tibet Society* 7: 13-29.

Meyer, Birgit

- 2005 Religious Remediations: Pentecostal Views in Ghanaian Video-Movies. *Postscripts* 1 (2-3): 155-181.
- 2008 Religious Sensations: Why Media, Aesthetics and Power Matter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In Religion: Beyond a Concept*. Hent de Vries, ed. Pp. 704-723.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2012 Mediation and the Genesis of Presence: Towards a Material Approach to

- Religion. *Material Religion* 12(1): 104-105.
- Meyer, Birgit, et al.
2010 The Origin and Mission of Material Religion. *Religion* 40 (3): 207-211.
- Michael, Jerryson
2020 Marketing the Buddha and Its Blasphemy. *In* *Buddhism and Business: Merit, Material Wealth and Morality in the Global Market Economy*. Trine Brox and Elizabeth Williams-Oerberg, eds. Pp.128-14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oran, Peter
2004 *Buddhism Observed: Travellers, Exiles, and Tibetan Dharma in Kathmandu*. London: Routledge.
- Mumford, Lewis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 Myrvold, Kristina
2010 The Death of Sacred Texts: Ritual Disposal and Renovation of Texts in World Religions.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 Paine, Crispin
2013 *Religious Objects in Museums: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Duties*. London: Bloomsbury.
2014 Sacred Waste. *Material Religion* 10(2):241-242.
- Rambelli, Fabio
2016 Prayer Machines in Japanese Buddhism. *Material Religion* 12(1): 104-105.
- Reno, Josh
2018 What is Waste? Worldwide Wast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1 (1): 1-10.
- Schopen, Gregory
2005 A Note on the "Technology of Prayer" and a Reference to a "Revolving Bookcase" in an Eleventh-Century Indian Inscription. *In*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Gregory Schopen, ed. Pp. 345-34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tengs, Irene
2014 Sacred Waste. *Material Religion* 10 (2): 235-238.
- Stolow, Jeremy
2013 *Deus in Machina: Religion, Technology, and the Things in Betwee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Michael
1979 *Rubbish Theory: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avagnin, Stefania

- 2020 From Online Buddha Halls to Robot-Monk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Buddh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7(1): 120-148.

Triplett, Katja

- 2017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Religious Objects: Sacred Waste Manag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ateriality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Saburo Shawn Morishita, eds. Pp. 143-154. Wien: LIT Verlag.

White, Lynn

- 1960 Tibet, India, and Malaya as Sources of Western Medieval Technolog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5(3): 515-526.

Williams-Oerberg, Elizabeth, and Trine Brox

- 2020 Buddhist Encounters with Global Market Economy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Buddhism and Business: Merit, Material Wealth and Morality in the Global Market Economy*. Trine Brox and Elizabeth Williams-Oerberg, eds. Pp.1-2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inder, Marianne

- 1992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ayer Wheel. Gangtok: 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Sikkim.

彭衡

香港九龍紅磡紅樂道8號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區308室

hengamber.peng@connect.polyu.hk

Efficacy through Mechanical Rotation: Observations of Prayer Wheel Wear Pads from Lhasa, Kathmandu, and Dharamshala

Trine Brox

*Department of Cross-Cultural and Reg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Heng Peng

*Ph.D. Candidate of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Sichuan University*

Kirsten Skov Vang

*Master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ssential role of technology in religious practice, challenging the typ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as separate domains. Here, technology is understood as a broad, dynamic category encompassing a range of tools, knowledge, and objects—from simple, everyday instruments to highly complex devices like robots and space shuttles. By defining technology inclusively,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how religious practices rely on tools in ways that are not always recognized within conventional notions of technolog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 technology prominent within the Tibetan cultural sphere: the prayer wheel. A prayer wheel is a composite device consisting of both sacred and ordinary components, which together enable the rotation of sacred texts. Defining the prayer wheel as a form of technology allows us to highlight how religious practice depends on various tools, and to challenge the idea that technology is limited to advanced devices. The prayer wheel, in this case, is a simple mechanism whose main purpose is to automate a repetitive action—specifically, rotation. By defining technology as any device that performs a mechanical action to produce a specific outcome (in this case, merit, blessings, and good fortun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echnologies used

in religious practices, like the prayer wheel, are not just tools for mediating sacred experiences but are also means of producing religious efficacy. In Tibetan Buddhist practice, this efficacy is believed to accumulate and even store within one specific component of the prayer wheel: the wear pad. This pad, which becomes polished and worn through continuous use, embodies what the article terms “efficacious technology”. The wear pad’s ability to accumulate religious potency through repeated, mechanical contact with the prayer wheel drum exemplifies how certain technologies are seen as effective in a religious context, beyond mere mediation. The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is technology, beginning with a Chinese predecessor that involved a rotating bookcase holding sacred texts. T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ts the stag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ayer wheel as a simple yet profound device that has been invested with sacred significance. Following this, the article deconstructs the components of the prayer wheel to reveal how its apparently simple technology achieves a profound impact in the eyes of practitioners, as it continuously generates merit through mechanized action. The ethnographic portion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fieldwork involving observation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Tibetan Buddhists in Lhasa, Kathmandu, and Dharamsala. These ethnographic encounters focus on the wear pad, a small but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prayer wheel. As the drum of the prayer wheel rotates against the wear pad, the pad is gradually polished to the point of becoming non-functional in terms of supporting rotation.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in Tibetan communities reveal that, when wear pads reach this state of disuse, they are not simply discarded; instead, they are seen as having absorbed the sacredness of the prayer wheel’s practice and thus take on a new trajectory as independent, sacred objects.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worn-down wear pads can have diverse afterlives. Some Tibetans believe that the wear pads have been blessed through continuous use in prayer wheel practice. Consequently, these individuals may recycle, repurpose, upcycle, store, cremate, or even bury these pads. This is notable because the wear pads, which have no inherent sacredness before use, are transformed into sacred objects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religious practice. This transformation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prayer wheel not just as a mediator of belief but as a producer of sacred value. The ethnographic accounts from Lhasa, Kathmandu, and Dharamsala emphasize that these seemingly mundane and insignificant wear pads hold a central role in prayer wheel practice, as they are perceived to absorb the sacred essence of the prayer wheel’s scroll through continuous

contact. What may initially appear to be an unremarkable object is, in fact, a key component of religious technology, accumulating sacred value through the simple, repetitive action of rotation. This process illustrates a unique form of technological efficacy in which a basic mechanical action produces more than just physical movement; it generates spiritual merit and blessings. In conclusion, this case study challenges th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as strictly material or functional, proposing instead that practitioners use religious technologies like the prayer wheel to carry the capacity to create, accumulate, and even store sacred power over time.

Keywords: prayer wheel, wear pad, Lhasa, Kathmandu, Dharamshala
